

三七五七

書叢藝文國中

# 燕海

著 鐸 振 鄭

版出局書國中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初版

△海 燕△

實價大洋八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 者 鄭 振 鐸

發 行 者 新 中 國 書 局

排 版 者 建 華 排 字 所

印 刷 者 華 國 印 刷 所

發 行 所 新 中 國 書 局

上海愛而近路  
均益里二七號

代 售 處 本 外 埠 各 大 書 局

## 目錄

|                  |     |
|------------------|-----|
| 譴責小說·····        | 一   |
| 論武俠小說·····       | 八   |
| 致文學青年·····       | 一五  |
| 且慢談所謂「國學」·····   | 二一  |
| 論所謂「國學」(附錄)····· | 三六  |
| 蝴蝶的文學·····       | 五五  |
| 插圖之話·····        | 七五  |
| 編輯者發刊詞·····      | 一一七 |
| 評上海各日報的編輯法·····  | 一二一 |

|                   |     |
|-------------------|-----|
| 封建勢力在報紙上(附錄)..... | 一三三 |
| 我們在 ATHOS 上.....  | 一四五 |
| 離別.....           | 一四八 |
| 海燕.....           | 一五七 |
| “A LA MER!”.....  | 一六一 |
| 大佛寺.....          | 一六五 |
| 阿剌伯人.....         | 一七一 |
| 同舟者.....          | 一七七 |
| 宴之趣.....          | 一八七 |
| 黃昏的觀前街.....       | 一九六 |

## 譴責小說

大家似乎都以異樣的懷疑的眼光去看小說家。「某人是做小說的」說這句話的人，對於這一位小說家至少總有些鄙夷他而又驚怕他的情緒。大家都以為小說家是一位偵探，似欲偵探人家的陰事而寫之於紙上的；是一位輕薄的無賴，常以宣布人家閨閣中事及某某人的秘密，為唯一的任務的；是一位刻毒的下流人，常以造作有傷道德名譽的事，隱約的筆之於書的。當小說家靜聽人談話時，或眼光射到某處時，大家便以為是在搜尋他的小說材料。

於是大部分的人，對於小說家都抱敬而遠之的態度，都具有一種鄙夷他而又驚怕他的情緒。

為什麼大家對於小說家會有這樣的一種異樣的態度呢，為什麼他們會如此誤會

我們的小說家呢？

這有一個大原因在。

大家之所以看不起小說家，對小說家起這種誤會，其責任的一大部分，應該由近數十年來在那裏做流行一時的「譴責小說」的人擔負。

原來我們中國人的做小說，一向很喜歡用真實的人物爲書中的人物。所謂「演義」自然是以歷史上的人物爲書中的人物。其餘小說，如今古奇觀一類的東西，也有一部分是以當時盛傳的實事爲他們的題材的。儒林外史中所寫的人物，差不多個個都是真的人。杜少卿、慎卿就是作者及他的哥哥，莊徵君就是程綿莊，馬純上就是馮萃中，牛布衣就是朱草衣，權勿用就是是鏡，其他諸人物也都可考。品花寶鑑是敘畢秋帆、袁子才、蔣若生、張船山諸人的，花月痕亦有人謂是敘李次青、左宗棠諸人的。因此讀小說的人，養成了每欲探按書中某某人物的背後是某某人的習慣。除了幾十部歷史小說，如北宋楊家將、粉粧樓等，以及其他性質的小說，如包公案、鏡花緣、西遊記之類外，差不多沒有一部小說不

被讀者如此的猜索着的。金瓶梅中的西門慶，有人猜以爲是嚴世蕃。紅樓夢中的賈寶玉，有人猜以爲是納蘭容若，有人猜以爲是清世祖，又有人猜以爲是某一個人。其他林黛玉，薛寶釵，以至襲人，晴雯，也以爲各暗指一個人。總之，由我們的讀者看來，大部分的小說都是有所爲而作的，都是以筆墨報仇的，不是譴責時人，便是嘲罵時人。其中的人物，大多數都是有所指的，都是實有其人的。到了近來，「譴責小說」的作者日益多，這種小說日益風行，於是益證實我們的讀者的「小說中人物都是有所指的」這個主張的正確。

「譴責小說」大約是始於南亭亭長的「官場現形記」一書罷。此書之出，正當我們厭倦腐敗的官僚政治，嫉惡當代的貪庸官吏之時。南亭亭長的嚴厲的責備，與痛快的揭發他們的醜惡，敘寫他們的「暮夜乞憐，白晝驕人」之狀，使時人的鬱悶的情緒爲之一舒，如在炎暑口渴之際，飲進了一杯涼的甜水，大家都覺得痛快爽暢。於是這一部書便大爲流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及什麼新官場現形記續官場現形記之類，都陸續的出來了。留東外史也爲此着而出現，益張「譴責小說」的旗幟。這個時候，小說真成了譴責的工

具，小說家真成爲人家隱事的偵探者與揭發者了。其流風至於今而未衰。什麼人間地獄，黑暗上海，什麼上海水滸等等，都是以真實的人物爲書中的人物，以譴責的態度，爲他們的敘寫的態度的。於是大家對於所謂「小說家」便有一種異感，以他們爲偵探，爲輕薄的無賴，爲好揭發或造作人的陰事的下流人。

這種的「譴責小說」可算爲偉大的或上等的小說麼？這種的小說家可算爲偉大的或可崇敬的小說家麼？以我想，決不能的。

我們要知道，小說的重要任務，本不在於揭發或佈露人間的黑幕——至於揭發某人的陰事，更是「自槍以下」的無聊而且卑下的舉動了。小說家的態度，本不當爲冷笑的，譴責的，嘲罵的。小說家要敘寫實事，要以真實的人物爲他們的人物，本也無妨。然以冷笑的，譴責的，嘲罵的態度對於他的人物，却是決不可的。以揭發或佈露某某人的陰私爲目的，却更是萬萬不可以有的舉動。這種舉動，使小說的尊嚴，被污辱了，使尊榮的可愛的小說家，被人看得卑賤了。什麼時候這種小說可以絕迹，什麼時候我們的尊榮可愛的

小說家便可以被大家以親切的面目，崇敬的態度相待了，小說的尊嚴，便也可以恢復了。

『那末』有人問，『小說的重要任務，該是什麼呢？小說家的態度該是怎樣的呢？』

把永在的憂鬱與喜悅，把永在的戀愛與同情，寫在小說中，使人喜，使人悲，使人如躬歷其境，且句句話是他們自己所欲說而未說，而不能說的。人的同情心因而擴大；人的勞苦，鬱悶，犧牲，自己所未能告訴的，作者已爲他告訴出，敘寫出了。他給讀者以理想的境界，以希望的火星，他把他自己的熱情，自己的心腑，都捧獻出，他有時表滿腔的同情於他所創造的人物，有時完全以旁觀的態度對待他。但止於旁觀而已，卻並不再進的譴責他，冷笑他，嘲罵他，柴霍甫寫他的一個可愛的人，原想把她寫得壞的，結果卻把她寫得異常的可讚頌，異常的可愛，西萬提司寫吉訶德先生粗看之，好像他是在嘲笑他，看到後來，卻什麼人也會爲這個愚而誠的武士所感動了。狄更司的賊史，寫猶太人法金那樣的可惡可恨，他的滑稽外史，寫英國某鄉的教師那樣的殘忍下流，然他對他們所持的態度仍是極嚴肅的，不譴責，也不嘲罵。小說的任務便是如此，小說家的態度，便是如此。

沒有一部偉大的上等的小說是專以揭發人的隱事，人間的黑幕爲他的目的。沒有一個偉大的上流的小說家是持冷笑的，嘲罵的態度來敘寫他的人物。

『然而，』又有人爲譴責小說辯護，『他們對於社會上的惡人，不是也可以給些懲戒麼？』

不能的。小說本不是懲戒惡人的工具，惡人也未必因被寫入小說而知所顧忌，我們中國的人本來有喜談人隱事的習慣，本是最沒有同情心的，對一切人，對一切事，都冷笑，譴責，嘲罵。而這種譴責小說恰正是投他們之所好，恰足以助長他們這種的惡習慣與惡態度。我們欲使中國前進，欲使中國人變爲有同情心而懇切，嚴正的，便須先撲除這一類的譴責小說。

我們的小說……家爲什麼不移你們的筆端，移你們的眼光，向更遠大，更可寫的地方望去，寫去呢？永遠的被人視爲偵探，視爲輕薄的無賴，視爲刻毒的下流人，永遠的不能得人親切的同情，這是可以忍受的麼？

我們要光復小說的尊嚴——要改正大家對於小說家的敵視態度——不可救藥的職業小說家也許不足以語此。

(註)滑稽外史爲舒譯的 Nicholas Nickleby 譯名。

## 論武俠小說

當今之事，足爲「人心世道之隱憂」者至多；最使我們幾位朋友談起來便痛心的，乃是，黑幕派的小說的流行；及武俠小說的層出不窮。這兩件事，向來是被視爲無關緊要，不足輕重的小事，決沒有勞動「憂天下」的君子們的注意的價值。但我們卻承認這種現象實在不是小事件。大一點說，關係我們民族的運命；近一點說，關係無量數第二代青年們的思想的軌轍。因爲這兩種東西的流行，乃充分的表現出我們民族的劣根性；更充分的足以麻醉了無數的最可愛的青年們的頭腦。爲了挽救在墮落中的民族性計，爲了「救救我們的孩子」計，都有大聲疾呼的喚起大衆的注意的必要。

關於黑幕派小說的流行，我們將別有所論。現在且專論所謂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的流行，並不是最近的事。很遠的，在我們的唐代中葉之時，便已有了這種

小說的萌芽在生長着。裴鉞傳奇中的幾篇著名的記載，例如崑崙奴，聶隱娘等，便是這類小說的代表。（後來有人集合這一類小說多篇，名之爲劍俠傳，託名段成式撰。）宋初，吳淑作江淮異人傳，也帶有很深刻的唐人的劍俠小說的影響。此後，幾乎沒有一代沒有這一類的作品出現。最後，便是林琴南氏的技擊餘聞錄。當文學革命的初期，蔡胡陳他們在竭力提倡着國語文學的時候，林氏還寫了一篇類乎武俠小說的文字以爲口誅筆伐呢。較這些傳奇更有影響的，乃是一些長篇小說，像施公案，彭公案，三俠五義（即七俠五義之原名）以及七劍十三俠，九劍十八俠之類。他們曾在三十年前，掀動過一次軒然大波，雖然這大波很快的便被近代的文明壓平了下去——那便是義和團的事件。但直到最近，他們却仍在我們的北方幾省，中原幾省的民衆中，興妖作怪。紅槍會等等的無數的奇怪的組織，便是他們的影響的具體的表現。

這種武俠小說的發達，當然不是沒有他們的原因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一般民衆，在受了極端的暴政的壓迫之時。滿肚子的填塞着不平與憤怒，却又因力量不足，不

能反抗，於是在他們的幼稚心理上，乃懸盼着有一類「超人」的俠客出來，來無蹤，去無跡的，爲他們雪不平，除強暴。這完全是一種根性鄙劣的幻想；欲以這種不可能的幻想，來寬慰了自己無希望的反抗的心理的。武俠小說之所以盛行於唐代藩鎮跋扈之時，與乎西洋的武力侵入中國之時，都是原因於此。

但這一類「超人」的俠客，竟久盼而未至，徒然的見之於書冊，卻實在並未見之於現實的社會裏。於是，民衆中的強者們便天天在扼腕於自己的不能立地一變而成爲一個俠客，爲自己，爲他人，一雪其不平；同時，弱者們便利用了這一股憤氣與希望，造作了「降神」「授術」「祖師神祐」「槍炮不入」等等的邪說以引誘着他們。於是，在不知不覺之間，便釀成了「無辜的」大禍。而這禍，却至今還在不斷的蔓延着呢。不知有多少熱血的青年，有爲的壯士，在不知不識之中，斷送於這樣方式的「暴動」與「自衛」之中。嗚呼，誰想得到武俠小說之爲患有至於此的呢！

在五四時代的初期，所謂「新文化運動」初起之時，「新人們」是竭了全力來和這一

類謬誤的有毒的武俠思想作戰的。當時，雖然收了一些效果，但可惜這些效果只在浮面上的——所謂新文化運動至今似乎還只在浮而上的——並未深入民衆的核心。所以一部分的青年學子，雖然受了新的影響，大部分的民衆却仍然不曾受到。他們仍然是無知而幼稚的，仍然在做着神仙劍客的迷夢等等。

到了今日，「五四時代」似乎已成了過去的史蹟了，「五四」的領袖人物，最重要的幾個，也似乎已經告「老」了。——功成身退了——而並不會澈底影響到民衆的文化運動，便又頓時鬆懈了下去。於是「國」字號的東西，又遽然的遭逢時會，一時並起，自國學以至國醫，自國術以至武俠小說。猗歟盛哉，今日之爲一個復古的時代也。

武俠小說的流行於復古時代的今日，又何足爲奇呢！僅在這三四年中，不知坊間究竟出版了多少部這一類的小說。自江湖奇俠傳以次，幾乎每一部都有很普遍的影響；普遍的影響於是平來了！

時報的本埠新聞上，曾屢見不一見的刊載着少男少女們棄家訪道的故事。前年記

着法租界某成衣舖學徒二名入山學道之事；去年三月中，則有白克路之國華學校學生葉光源等五人欲到峨嵋山學道之事。同年五月四日的報上，又載着西門唐灣小學女生周霞珠等三人，聯袂出門擬赴崑崙山訪道事。時報記者以爲這些都是中了武俠小說及電影之迷。（我上文忘記了述及電影，這乃是一個新式的「文明」利器，用來傳播武俠思想的力量，似較小說爲尤直接，普遍，偉大！）

不必說小說及電影了；即小學教科書上，還不充滿了這一類的謬誤思想麼？（參看小說月報第二十三期從予君的武俠教科書介紹一文，他在那篇文中，將世界書局的新主義教科書國語讀本第二冊，統計了一下，在三十八課之中，竟有七課是宣傳飛劍之術的。我不知教育部何以會縱容或竟審查通過這些教科書在小學校中流傳的！）

小學生的受害，老實說，還是爲害之最小者；其爲害於無知、幼稚、不平、熱血的壯年人，那才不可限量呢！

他們使那些頭腦簡單的勇敢的壯年人，忘記了正當的出路正則的奮鬥，惟知沈溺

於「超人」的俠士思想之中，不僅麻醉其思想，也貽害於他們的行為與命運。

他們使大多數的民衆，老實說，我們大多數的民衆還都是幼稚而無知的——得了新的證據，更相信劍俠的傳說，更堅決的陷入無知的阱中。

他們把大多數的民衆更麻醉於烏有的「超人」的境界之中，不想去從事於正當的努力，惟知依賴着不可能的超自然力。

總之，他們乃是使強者盲動以自賊，弱者不動以待變的。他們使本來落伍退化的民族，更退化了，更無知了，更晏安於意外的收穫了。他們滋養着我們自五四時代以來使努力在打倒的一切鄙劣的民族性！

這可怕的反動，曾有人注意到牠沒有呢？

武俠小說的作者們，你們在想要收入並不甚高額の酬報，而躺在煙榻上，眯着欲睡的雙眼，於瀰漫的煙氣裏，冥構着劍客們的雙劍，如何的成爲一道兩道白光，而由口中吐出，如何的在空中互闢不解之時，也曾想到過他們出版的影響麼？